

雷海宗嚴正批判西方歷史成說的謬誤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20 世紀百餘年來，我國史家何止以萬千計，能深入認識解悟西方之歷史文化，亦史不絕書，如清季的馬建忠、辜鴻銘，民國時期之伍朝樞、林語堂、曾約農、柳存仁、葉公超、張貴永、劉若愚等仍是今代較能熟知之人士，實際當不止此數人，無從備舉。然在此百年之間竟少有人出而批判歐西歷史錯誤者，無慮萬人之中僅有雷海宗出而批評西方相傳之歷史成說。

雷海宗以清華學堂畢業，公費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史學系，專攻西洋史，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先在中央大學任教，後入清華大學，長期開講中國通史及世界通史。累積經驗而能著文批評西方流傳之歷史成說，茲為其特識明見，以介紹於史界同道。

雷海宗認為歐西若干歷史成說出於虛構捏造，並不符於史實，亦看出原是別有用心，有意欺飾，因是不得不加揭發，以歸史事真象。茲為引述，以供比觀。

雷氏大作文題是：「世界史上一些論斷和概念的商榷」，內容則分別談幾個有問題的重要成說。

第一例：蠶桑業由中國傳入歐洲的問題

此節標題出於雷氏之手，他在文中申叙公元 6 世紀拜占庭皇帝遣兩位熟習中國蠶桑養飼技術之基督教士回中國用竹筒裝回蠶子種，乃學到中國養蠶取絲之法，卻立即定為國家機密，捏造故事，有如傳奇曲折，定之為國家專利。雷氏文中明言純為捏造故事，

認為中國上古發明養蠶技術，從未作任何保密，亦無專利觀念。而拜占庭竊取養蠶法，而自定專利，視為當然，在西方各國史書同聲相傳，視為史實，雷海宗有詳細追索，以為必須揭穿謊言，以正世人視聽。在此應舉示雷氏之最終論斷，以供史家比觀：

拜占廷統治集團中少數人編造的這樣一篇徹頭徹尾的胡謔，歐洲的歷史學者不加思索地傳抄了一千四百年。時至今日，我們中國的歷史學者對此應當予以無情的駁斥。（註1）

一個歷史家要有真知灼見，若講論西洋歷史成說，不能分辨真偽，或信其謊言，或知而不辯，必至有負天職，貽誤後世。20世紀學者，只見雷海宗一人不肯受騙受欺，勇敢揭穿前後底細，以糾正史實真象。正是呈現一位史學家之自信自尊。

第二例：所謂土耳其人阻塞西歐人東方貿易的商路問題

此一節標題出自於雷氏手訂，抑且首先就把論斷寫在最前，可引舉如下：

西歐人的急於尋求由海洋上直達遠東的航路，是由於土耳其人征服近中東後對於原有東方貿易商路的故意阻塞。這是一般世界史書中的說法。實際這個說法完全是捏造，並且還不是憑空的捏

造，而是反咬一口的顛倒事實的捏造。阻塞原有東方貿易路線的正是西歐人，而土耳其人想要維持舊商路反被西歐人所阻撓。（註2）

雷海宗分別舊商路及新展出自歐西啟航繞道非洲南端而進入太平洋，宗旨乃在覬覦南洋群島之香料。此在歐洲之葡萄牙自13世紀所努力要打通之路，其時土耳其尚未立足於歷史，至14世紀尚是微小之國。但是遠東之香料經營是早在大食帝國回教商人之手，而舊有之重要商路有二，其一最重要是從印度洋入紅海再一路行至埃及，即可進入地中海。次一商路乃是自印度洋入波斯灣，再經敘利亞陸路可以接上地中海口岸。及至葡萄牙人於1498年打通經非洲繞道而取得香料貿易新航路，而却立意打擊回教商人之香料貿易，與大食人惡戰一場，打敗大食，就刻意阻塞由印度洋入紅海之商路。另一條通波斯灣之航道亦以武力阻塞，使回教商人得不到半粒香料，此即史實真象。歷史上是大食人及其後之土耳其人想努力恢復舊商路，却全被歐人所阻撓。雷海宗所作歷史翻案，自足以博得同道方家敬仰。

第三例：關於「地理大發現」

此處標目，也是出於雷氏手訂。我人在大學上近代西洋史課，或參閱翻譯洋人所著之「世界通史」書，俱不免要讀到「地理大發現」這一專章，即使上西洋通史之課，也

會遇上老師講授這項專章，已是我們共有之歷史常識，連高中生課本也少不了這一段偉大故事。

雷海宗是專業歷史教授，先後在中央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以至晚年在南開大學，經常講授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他明言（在其此一文中）對於「地理大發現」一詞，是感覺到刺眼與刺耳。對於歐西人高傲自滿，蔑視世上其他國族是十分憤怒痛恨。若要辨識雷海宗所提出的批評，自以引舉其言以作參證：

「發現」一詞乃純歐洲立場的名詞，其中並且含有濃厚的侵略及輕蔑的意味，把歐洲以外的地方看為發現、開發、剝削的對象。我們如果讀十五世紀以下歐洲航海家的遊記，這種意識躍然紙上，絲毫沒有隱諱。（註3）

雷氏把歐洲人的自信狂妄揭示得很明白。

雷海宗清楚分析嚴正辯說，表明不能接受「地理發現」這一歷史成說。在此當直引雷氏的論辯：

無論是何種社會，人民都是歷史的主人，所以在世界史上，即或是先進的地區對於落後的地區，也不當用「發現」一類的詞句。若用此類的詞句，那就等於在世界史上的國家及人民間，定出賓主之分，有的居主位，是「發現者」，

有的居賓位，是「被發現者」，在未被發現前，等於不存在。分析到最後，這仍是世界史中未加批判的「西洋史」意識殘餘。（註4）

雷氏明切忠告史界學者勿再追隨西歐人之荒謬造說。

雷海宗就多年講授世界史的經驗，在文中亦提示，歐洲人以西洋為世界中心主人立場而放出之狂瞽成說，仍多未被批判指責，在其文中只是最顯著的一類常識成說，不能不先發揭示，以警告中國學者。

除了本文之外，雷海宗一生初由美國學成回國，在中央大學任教之始，於民國17年（1928）3月4日在《時事新報》發表其論文〈評漢譯韋爾斯（H. G. Wells）《世界史綱》〉，包括對原著之價值評論，以及五位名教授包括梁思成在內等譯文批評，此書新出，中國即有批評亦是難得一見。正見雷氏西洋史造詣之深，閱讀之廣，名家出道第一年，即能批評西方之著作，當可信其出手不凡。

2013年12月12日於多倫多

【註釋】

1. 雷海宗著，《伯倫史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26-327。
2. 雷海宗著，《伯倫史學集》，頁327-328。
3. 雷海宗著，《伯倫史學集》，頁329-330。
4. 雷海宗著，《伯倫史學集》，頁330。